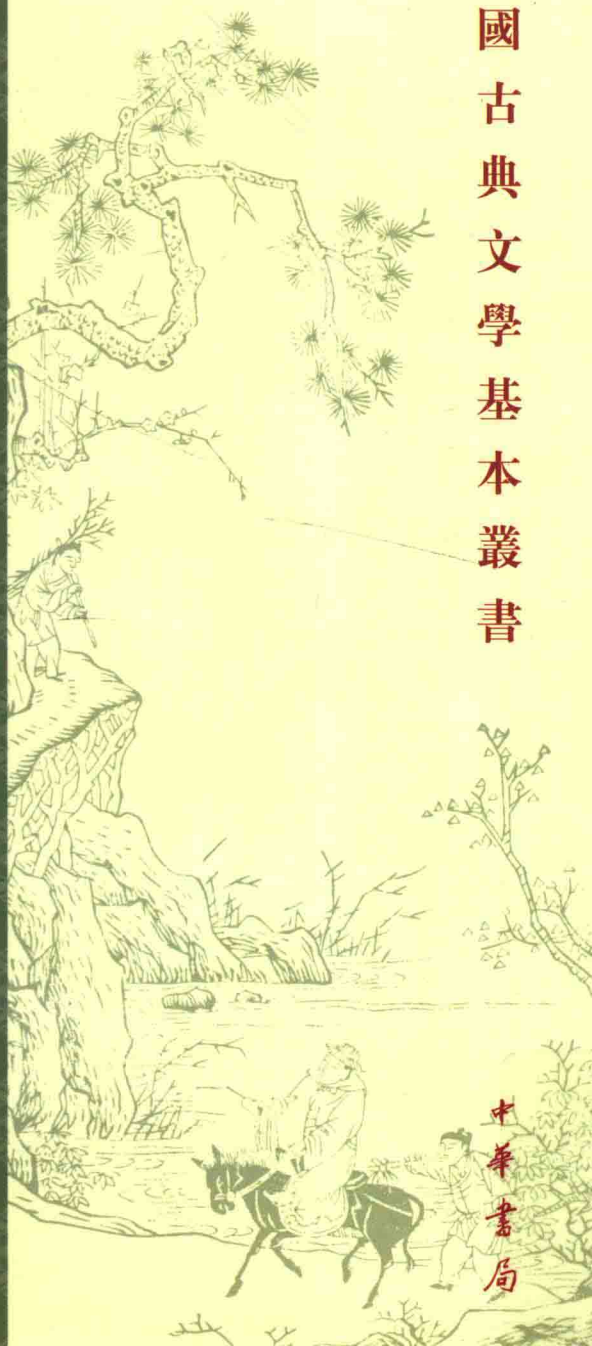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夢窗詞集校箋

第四冊



中華書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夢窗詞集校箋

第四冊

〔宋〕吳文英 撰
孫 虹 校箋
譚 學 純

中華書局

永遇樂

林鐘商①

過李氏晚妝閣，見壁間舊所題詞，遂再賦①

春酌沈沈①，晚妝的的②，仙夢遊慣③。錦淑維舟④，青門倚蓋⑤，還被籠鸚喚⑥⑦⑧。
裴郎歸後，崔娘沈恨，漫客請傳芳卷④⑦。聯題在⑧，頻經翠袖，勝隔紺紗塵幔⑨。
桃根杏葉⑩，膠黏綰縵⑪，幾回凭闌人換⑫。峨眉愁雲⑬，蘭香膩粉⑭，都爲多情褪⑮⑯。
離巾拭淚⑰，征袍染醉⑱，強作酒朋花伴⑲。留連怕⑳，風姨浪妒，又吹雨斷㉑。

【校 議】

① 戈選杜批：「此調平仄兩體。宋詞用仄韻者多。」底本眉批：「俗呼歇指。」

② 《歷代詩餘》、戈選詞題作「過李氏妝閣見舊題因賦」。楊箋：「『舊所題詞』，集中未收，想已佚。」
③ 籠鸚：諸本作「籠鶯」。茲從《歷代詩餘》、戈選、杜本。

④ 請：王校：「疑作『倩』。」

⑤多情褪：戈選、杜本作「多情散」。杜校：「失韻。」朱二校本、底本皆謂「軫」、「阮」通叶，「褪」字不誤。夏敬觀評語亦曰：「『褪』係『真』、『震』韻，與『元』、『願』韻同押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春酌沈沈：杜甫《醉時歌》：「清夜沈沈動春酌，燈前細雨簷花落。」沈沈，夜色深沈。鮑照《代夜坐吟》：「冬夜沈沈夜坐吟，含聲未發已知心。」

〔二〕晚妝的的：劉孝威《都縣遇見人織率爾寄婦》：「矚矚隔淺紗，的的見妝華。」的的，光亮鮮明貌。

〔三〕仙夢遊慣：晏幾道《鷓鴣天》：「夢魂慣得無拘檢，又踏楊花過謝橋。」仙夢，遊仙之夢。唐人張鷟《遊仙窟》爲冶遊之作，後以遊仙隱指冶遊。

〔四〕錦淑維舟：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六：「吳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，去輒割棄，以示奢侈。」錦，此形容花樹與美女簇擁。何遜《與胡興安夜別詩》：「居人行轉軾，客子暫維舟。」

〔五〕青門：漢長安城東南門。《三輔黃圖》卷一：「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。民見門色青，名曰青城門，或曰青門。」宋代指京城東門。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一八：「（城東）東青門，俗呼菜市門。」此處南宋時是勾欄瓦子所在地之一。詳見《玉樓春·京市舞女》注〔六〕。倚蓋：意謂暫作停留。

《史記·魯仲連鄒陽列傳》：「諺曰：『白頭如新，傾蓋如故。』」司馬貞索隱引《志林》曰：「傾蓋者，道行相遇，輶車對語，兩蓋相切，小欹之，故曰傾。」欹，通「倚」。

〔六〕還被句：《霍小玉傳》：「庭間有四櫻桃樹；西北懸一鸚鵡籠，見（李）生入來，即語曰：『有人人來，急下簾者！』」生本性淡雅，心猶疑懼，忽見鳥語，愕然不敢進。」李惟《霍小玉歌》：「西北檻前掛鸚鵡，籠中報導李郎來。」因是先前慣來之地，無情鸚鵡尚能作有情之相喚。

〔七〕裴郎三句：元稹《崔微歌序》：「崔微，河中府娼也。裴敬中以興元幕使蒲州，與微相從累月，敬中便還。崔以不得從爲恨，因而成疾。有丘夏善寫人形，微托寫真寄敬中曰：『崔微一旦不及畫中人，且爲郎死。』發狂卒。」芳卷，女子書信的美稱。

〔八〕聯題：數人同題之謂。白居易《花樓望雪命宴賦詩》：「素壁聯題分韻句，紅爐巡飲暖寒杯。」

〔九〕頻經句：《青箱雜記》卷六：「世傳魏野嘗從萊公遊陝府僧舍，各有留題。後復同遊，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，而野詩獨否，塵昏滿壁。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，即以袂就拂之，野徐曰：『若得常將紅袖拂，也應勝似碧紗籠。』萊公大笑。」翠袖，此特代指李氏已病體單薄時勉爲拂拭。

〔一〇〕桃根杏葉：熔鑄「桃根桃葉」而成新語。此泛指閨中妓女。

〔二〕膠黏細縹：謂閨中歌妓曾屢爲修補壁上聯題詞的糊裱。陸游《日暮》：「眼看白日西南去，繩繫膠黏總不能。」梁簡文帝《大法頌》：「詩書乃陳，縹縹斯備。」

〔三〕凭闌人換：謂居此妝閣的歌妓已經多次易主。

〔三〕峨眉愁雲：謂髮髻凝愁。詳見《念奴嬌·賦德清縣圃明秀亭》注〔二〕。

〔四〕蘭香膩粉：與上句合寫蘭香頭油與脂粉。溫庭筠《張靜婉採蓮曲》：「蘭膏墜髮紅玉春，燕釵挖頭拋盤雲。」李賀《美人梳頭歌》：「一編香絲雲撒地，玉釵落處無聲膩。」溫庭筠《齊宮》：「粉香隨笑度，鬢態伴愁來。」

〔五〕都爲句：周邦彥《滿江紅》：「蝶粉蜂黃都褪了，枕痕一線紅生玉。」都，《匯釋》：「亦有祇用一都字者，義亦同。」白居易《解蘇州自喜》詩：「身兼妻子都三口，鶴與琴書共一船。」此猶云統統。」

〔六〕離巾拭淚：李白《擣衣篇》：「摘盡庭蘭不見君，紅巾拭淚生氤氲。」李鼎《送高可久遊越》：「欲上會稽探禹穴，桃花和雨撲離巾。」

〔七〕染醉：被醉酒污漬所染。

〔八〕酒朋：施肩吾《旅次文水縣喜遇李少府》：「爲君三日廢行程，一縣官人是酒朋。」花伴：此謂與其他歌妓同坐而飲。

〔九〕留連：此指沉醉逸樂之事。蘇軾《驪山》：「由來留連多喪國，宴安酖毒因奢惑。」

〔一〇〕風姨二句：《類說》卷二四：「崔元微月夜有青衣引女伴曰楊氏、李氏、陶氏，又緋衣小女曰石醋醋。又報封家十八姨來，言詞泠泠有林下風，氣色皆殊絕，芳香襲人。醋醋曰：『諸女伴皆住苑中，每被惡風所撓，當得十八姨相庇。處士每歲旦與作一朱旛，上圖日月五星，立苑之東，則免難矣。今歲已過，待此月二十一日立之，崔許之。其日立旛，東風刮地，折樹飛沙，而苑中繁花不動。元微乃悟衆花之精，醋醋乃石榴，封姨乃風神也。後楊氏輩來謝，各裹桃李花數斗，云服之可以卻老，某等亦

長生。」此反用之，隱謂楊花、李花、桃花、石榴，曾受風姨相庇，而晚妝閣主李氏亦李花，卻不能受到庇護而謝殂。

【考辨】

楊箋：（「桃根杏葉」三句）「人換」，蓋李氏已故，下有「爲多情褪」語。苟李氏尚在，則「膠黏細縹」，不須煩「桃根杏葉」矣。

孫按：據詞中「青門」典，知李氏是與夢窗有過親密過從的杭州歌妓，而夢窗寫此詞時李氏已逝。此詞有悼亡之意，寫於途經其居所晚妝閣時。

又

乙巳中秋風雨 ①（一）

風拂塵徽（三），雨侵涼榻（三），纔動秋思②。緩酒銷更（四），移燈傍影（五），淨洗芭蕉耳（六）。銅華滄海（七），愁霾重嶂（八），燕北雁南天外（九）。算陰晴，渾似幾番，渭城故人離會（一〇）。

青樓舊日，高歌取醉，喚出玉人梳洗^①。紅葉流光^②，蘋花兩鬢^③，心事成秋水。白凝虛曉^④，香吹輕燼^⑤，倚窗小瓶疏桂^⑥。問深宮，姮娥正在^⑦，妒雲第幾^⑧。

【校議】

① 明張本詞題作「中秋風雨」。

② 秋思：毛本、戈校本、杜本、王朱本、朱二校本作「幽思」。

③ 喚出句：毛本、王朱本、朱二校本作「玉妃□□梳洗」。戈校本：「失二字。」四庫本作「玉妃淨几梳洗」。杜本作「□□玉妃梳洗」。杜校：「『玉妃』下原脫二字。按此句宜用仄仄平平仄。擬於『玉妃』上補『喚起』二字。」

④ 輕燼：明張本、毛本、戈校本作「輕爐」。並倒乙於「香吹」之前。杜本改作「輕燼」。餘本從之。鄭校：「以形近訛。」

⑤ 姮娥：明張本、毛本、戈校本杜本作「嫦娥」。鄭氏手批：「當原作『嫦娥』，唐避諱，因改。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乙巳：朱箋：「爲理宗淳祐五年。」

〔二〕塵徽，爲「徽塵」之倒。釋智圓《古琴詩》：「朱絲鼠潛蓄，金徽塵暗侵。」

〔三〕涼榻：沈大椿《中和樓》：「風急移涼榻，雲歸想故廬。」

〔四〕緩酒：飲酒以緩解客居之思。梁武帝《答任殿中宗記室王中書別詩》：「緩客承別酒，鳴琴和好仇。」周邦彥《漁家傲》：「賴有蛾眉能緩客。長歌屢勸金杯側。」銷更：排遣長夜。

〔五〕移燈傍影：陸游《雪夕》：「移燈自看鈴鐸影，取酒時澆礪魄胸。」

〔六〕淨洗句：洗耳典，字面出自皇甫謐《高士傳·許由》：「堯讓天下於許由……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，箕山之下，終身無經天下色。堯又召爲九州長，由不欲聞之，洗耳於潁水濱。」芭蕉耳，詳見《訴衷情》（片雲載雨過江鷗）注〔八〕。

〔七〕銅華滄海：《十洲記》：「（滄海島）水皆蒼色，仙人謂之滄海也。」並以銅華鏡喻月，古人認爲月出大海。

〔八〕愁霾重嶂：形容遮月濃雲形如巒嶂。庾信《晚秋詩》：「日氣斜還冷，雲峰晚更霾。」《爾雅注》：「風而雨土爲霾。」

〔九〕燕北雁南：《淮南鴻烈解》卷四：「磁石上飛，雲母來水，土龍致雨，燕雁代飛。」注曰：「燕，玄鳥也，春分而來，雁春分而去，北詣漠中也。燕秋分而北，雁秋分而南，詣彭蠡也。故曰代飛。代，更也。」

〔一〇〕算陰晴三句：化用蘇軾《水調歌頭》詞意：「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」渭城故

人，王維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：「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且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後此詩被譜曲傳唱，稱《渭城曲》或《陽關三疊》，作爲送別之曲。離會，謝瞻《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征還東詩》：「離會雖相雜，逝川豈往復。」

〔二〕青樓三句：《石林詩話》：「晏元獻公留守南郡，王君玉（琪）時已爲館閣校勘。公特請於朝，以爲府簽判，朝廷不得已，使帶館職從公。外官帶館職，自君玉始。賓主相得，日以賦詩飲酒爲樂。佳時勝日，未嘗輒廢也。嘗遇中秋陰晦，齋厨夙爲備，公適無命。既至夜，君玉密使人伺公，曰：『已寢矣。』君玉亟爲詩以入，曰：『只在浮雲最深處，試憑弦管一吹開。』公枕上得詩，大喜，即索衣起。徑召客，治具，大合樂，至夜分，果月出，遂樂飲達旦。前輩風流固不凡，然幕府有佳客，風月亦自如人意也。」玉人梳洗，詳見《點絳脣·試燈夜初晴》注〔二〕。

〔三〕紅葉流光：紅葉題詩典。馮延巳《南鄉子》：「細雨濕流光，芳草年年與恨長。」

〔三〕蘋花兩鬢：謂鬢髮象蘋花一樣變白。

〔四〕白凝虛曉：姚元崇《執鏡誠》：「秦樓明鏡，鑒有餘暉。色自凝曉，光能洞微。」餘見《齊天樂·齊雲樓》注〔一六〕。

〔五〕香吹輕燼：喻瓶桂凋殘。

〔六〕倚窗句：中秋桂花極盛而衰，瓶中清供亦然。劉子翬《木犀》：「但見林巒綠，瓶罍誰折贈。」

〔七〕問深宮三句：承前注中王琪「浮雲最深處」詩意，因中秋之夕風雨，濃雲遮月而有此問。妒雲，蘇軾

《妒佳月》：「狂雲妒佳月，怒飛千里黑。」又《西江月》：「酒賤常愁客少，月明多被雲妨。中秋誰與共孤光。把盞淒然北望。」

【集評】

楊箋：（「問深宮」三句）「妒雲」二字妙，大有「銅雀春深」之感。

【考辨】

楊箋：此爲回杭後憶姬作。

孫按：羈旅客思，人生如月有陰晴，皆是中秋節令詞題中應有之義，恐與憶姬未合。據其生平行誼，夢窗此時應在史宅之幕中，參見《塞垣春·丙午歲旦》【考辨】。詞中用典亦與幕府爲客的身份相合，故知此時寫於紹興。內容寫月陰人離，闔家難得團聚，屬寄內之作。時在淳祐五年（一二四五）。詞中「青樓舊日」云云，回憶當年袁韶幕中少年輕揚、賓主相得的情景，而此時雖然同在幕中，但年華向晚，景是人非，盛時不再。

又

探梅 次時齋韻

閣雪雲低^(一)，捲沙風急，驚雁失序^(二)。戶掩寒宵^(三)，屏閑冷夢^(四)，燈颺唇似語^{○(五)}。
堪憐窗景，都閑刺繡，但續舊愁一縷^(六)。鄰歌散，羅襟印粉，袖濕蒨桃紅露^(七)。
舊日，留連清夜，愛酒幾將花誤^(八)。遺襪塵消^(九)，題裙墨黯^(一〇)，天遠吹笙路^(一一)。
吳臺直下，緇梅無限[○]，未放野橋香度^(一二)。重謀醉，揉香弄影，水清淺處^(一三)。

【校議】

○燈颺句：毛本作「燈颺唇語侶」。毛扆本：「『侶』應作『侶』。『侶』同『似』。毛扆本誤。戈校本作「燈颺朱唇語」。杜本作「燈颺□唇語」。校曰：「『燈颺』下原作『唇語似』三字。按此句應叶，蓋『語』字爲韻，而『唇』字上脫一字耳。擬補『簷』字，『似』字已刪。」王朱本初刻本作「燈颺唇相語」。校曰：「毛作『語侶』，疑誤倒『侶』字，又形近而訛。」王朱重刻本校作「似語」，校曰：「毛刻

誤倒。「甲辰重刻改。初刻作『相語』，以毛本『似』作『侶』，疑『相』字形近之訛。按此字可仄，不如仍用原文。」鄭校：「二字誤倒。王校疑『似』爲『相』之訛，非是。」明張本可證毛本「似語」二字確爲誤倒。

② 緇梅：毛本作「緇梅」。毛扆本改「梅」作「梅」。餘本從戈校本、杜本。鄭校：「以形近訛。」明張本正同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 閣雪雲低：范成大《長至日與同舍遊北山》：「寒雲低閣雪，佳節靜供愁。」范詩題中的「長至」即冬至。開篇已寓節序之意。閣，屯積。

〔二〕 風急二句：黃庭堅《和答元明黔南贈別》：「急雪脊令相並影，驚風鴻雁不成行。」黃詩出典見《詩·小雅·常棣》：「脊令在原，兄弟急難。」毛傳：「脊令，雝渠也，飛則鳴，行則搖，不能自舍耳。」鄭玄箋：「雝渠，水鳥，而今在原，失其常處，則飛則鳴求其類，天性也，猶兄弟之於急難。」江總《并州羊腸阪詩》：「翻嗟馬骨傷，驚風起朔雁。」杜甫《天池》：「九秋驚雁序，萬里狎漁翁。」

〔三〕 寒宵：權德輿《冬至宿齋時郡君南內朝謁因寄》：「明日一陽生百福，不辭相望阻寒宵。」

〔四〕 屏閑冷夢：白居易《冬至夜》：「今宵始覺房櫳冷，坐索寒衣托孟光。」又《冬至夜懷湘靈》：「豔質

無由見，寒衾不可親。何堪最長夜，俱作獨眠人。」

〔五〕燈點句：周邦彥《虞美人》：「淒風休點半殘燈。擬倩今宵歸夢、到雲屏。」燈似語，古代燈盞有如鴨嘴形燈頭，詳見《夜遊宮》（窗外捎溪雨響）注〔三〕。雲屏中人獨對孤燈，無可對語，奇想燈唇似欲語。陸游《初寒獨居戲作》亦云：「一段無生話，燈籠可與談。」

〔六〕堪憐三句：《荆楚歲時記》：「晉魏間，宮中以紅線量日影，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。」《山堂肆考》卷一四引《明皇雜錄》曰：「唐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短。冬至後比常日增一線之功。故杜詩『刺繡五紋添弱線，吹葭六管動飛灰』。」宋代極重此節。《東京夢華錄》卷一〇：「十一月冬至，京師最重此節。雖至貧者，一年之間積累假借，至此日，更易新衣，備辦飲食，享祀先祖，官放關撲，慶賀往來，一如年節。」《夢梁錄》卷六：「十一月冬至，正當小雪、大雪氣候。大抵杭都風俗，舉行典禮，四方則之爲師。最是冬至歲節，士庶所重，如送饋節儀，及舉杯相慶，祭享宗裡，加於常節。士庶所重，如晨雞之際，太史觀雲氣以卜休祥，一陽後日晷漸長，比孟月則添一線之功。杜甫詩曰『愁日愁隨一線長』正謂此也。」舊愁，王耆《七夕詩二首》（之二）：「舊愁雖暫止，新愁還復多。」

〔七〕鄰歌三句：想像相鄰貴家冬至日的歌樂。蒨桃，寇準侍妾名。《山堂肆考》卷九九：「宋寇萊公鎮北門，有善歌者至庭，公取金鍾獨酌，令歌數闕，贈之束綾。侍兒蒨桃自內窺之，作二詩呈公曰……公和曰：『將相功名終若何，不堪急影似奔梭。人間萬事何須問，且向樽前聽豔歌。』」此泛稱貴人歌姬。羅襟，曹植《種葛篇》：「攀枝長歎息，淚下沾羅襟。」紅露，此喻帶胭脂的唾茸酒痕。

〔八〕西湖三句：姚合《送狄兼謨下第歸故山》：「愛花高酒戶，煮藥汗茶鐺。」曾覲《朝中措》：「如今尚覺，惜花愛酒，依舊情濃。」李白《月下獨酌四首》（之二）：「天若不愛酒，酒星不在天。地若不愛酒，地應無酒泉。天地既愛酒，愛酒不愧天。」此中「花」，特指梅花，西湖早梅冬至前已開。

〔九〕遺襪塵消：《太平御覽》卷二八引崔浩《女儀》：「近古婦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襪於舅姑，踐長至之義也。」《增補武林舊事》卷三引《杭州府志》：「冬至謂之亞歲，官府民間各相慶賀，一如元日儀。吳中最盛，故有『肥冬瘦年』之說。春糰糕以祀先祖，婦女獻鞋襪於尊長，亦古人履長之義。」

〔一〇〕題裙墨黯：宋代有端午寫詩於榴裙的風俗。詳見《澡蘭香·淮安重午》注（七）。

〔一一〕吹笙路：用《列仙傳》王子喬吹笙，游伊洛之間典。

〔一二〕吳臺三句：鍾振振《讀夢窗詞札記》：「考宋范成大《吳郡志》卷八《古跡》載：『吳王郊臺，在橫山東麓，下臨石湖。』又《梅譜前序》曰：『余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，比年又於舍南買王氏僦舍七十餘楹，盡拆除之，治爲范村，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。吳下栽梅特盛，其品不一，今始盡得之。』據此，則夢窗詞中所謂『吳臺』，當係蘇州之吳王郊臺，而『吳臺直下』則指石湖也。」吳王郊臺，見《齊東野語》卷一〇：「文穆范公成大，晚歲卜築於吳江盤門外十里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，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，所植多名花，而梅尤多。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，臨石湖，蓋大湖之一派，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。所謂姑蘇前後臺，相距亦止半里耳。壽皇嘗御書『石湖』二字以賜之公。」緬梅，《范村梅譜》：「百葉緬梅，亦名黃香梅，亦名千葉香梅。花葉至二十餘瓣，心色微黃，花頭差小而繁

密，別有一種芳香，比常梅尤穠美，不結實。「野橋，應特指行春橋和越溪橋。姜夔《除夜自石湖歸苕溪》：「梅花竹裏無人見，一夜吹香過石橋。」

〔三〕重謀醉三句：化用林逋梅詩意境。亦坐實寫越來溪。《吳郡志》卷八：「越來溪在越城東南，與石湖通，溪流貫行春及越溪二橋以入橫塘。清澈可鑒。」謀醉，樓鑰《晝寢正酣以二十韻詩來亟爲次韻》：「醉翁雅意非謀醉，棋社清歡豈爲棋。」揉香，晏幾道《玉樓春》：「手掇梅蕊尋香徑。正是佳期期未定。」

【考辨】

楊箋：此是冶游中憶姬之詞，與《解語花》之詠梅花同，但彼止言冶遊，此兼憶姬耳。

孫按：此爲冬至節序詞，冬至日作探梅之遊，非冶遊也。夢窗與沈時齋交往，自淳祐三年（一二四三）始，此詞內容又寫冬至，而據《喜遷鶯·甲辰冬至寓越，兒輩尚留瓜涇蕭寺》一詞，知夢窗淳祐四年（一二四四）冬至離開蘇州，此詞應可確定寫於淳祐三年。張炎《詞源》謂節序詞不能僅爲「應時納祜之聲」，而須「不獨措辭精粹，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，人家宴樂之同」。此詞若不坐實言之，恰足付坐花醉月之歌喉。另，詞中「西湖舊日，留連清夜，愛酒幾將花誤」，亦可旁證夢窗客居杭京在入蘇幕之前。

玉蝴蝶^①

夷則羽^②

角斷簫鳴疏點^(一)，倦螢透隙，低弄書光^(三)。一寸悲秋，生動萬種淒涼^(三)。舊衫染、唾凝花碧^(四)，別淚想^(五)、妝洗蜂黃^(六)。楚魂傷^(七)。雁汀沙冷^(八)，來信微茫^(九)。都忘^(一〇)。孤山舊賞，水沈熨露^(二)，岸錦宜霜^(三)。敗葉題詩，御溝應不到流湘^(四)。數客路^(四)、又隨淮月^(五)，羨故人、還買吳航^(六)。兩凝望^(七)。滿城風雨，催送重陽^(四)。

【校議】

① 底本眉批：「此和柳耆卿韻。」明張本、毛本、戈校本、杜本、王朱本有詞題「秋感」。明張本、毛本、杜本是調下有史達祖同調詞「晚雨未摧」一闕。王朱本等刪。

② 底本徑改作「夷則商」。朱四校本、《全宋詞》從。然未知所據。底本眉批：「俗呼林鐘商。」柳永《樂章集》中《玉蝴蝶》注爲「仙呂調」，正爲「夷則羽」之俗名，故仍其舊。

③ 流湘：楊箋：「『流』字，又疑『沉』誤。」

④ 催送：王校：「《詞選》（送）作『近』。」